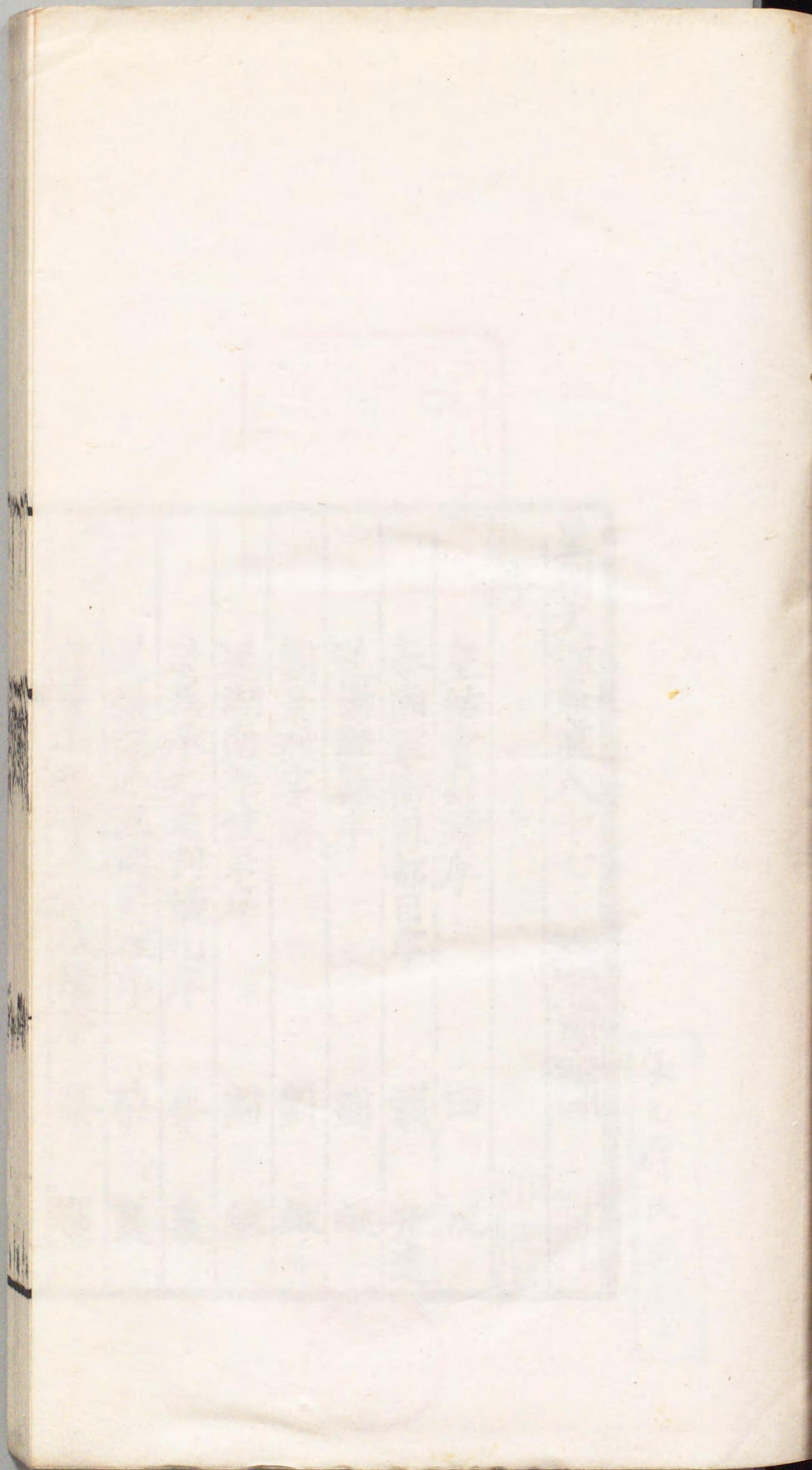




153
72

帳入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七

前編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田况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送楊鬱林序

劉敞

劉景烈字解

劉敞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送張摠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張元濟氏書



唐史論斷序

孫 甫

伊川擊壤集序

邵 雍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 光

序賻禮

司馬 光

送陳升之序

王 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 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 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 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 况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灋

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
殺情密重愼可知也已古今世遠兵農殊業賦貢
常入不足更用斡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戶
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
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總
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鑿違無所從稟故
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
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
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
憂深非羣司之擬也 國家丕享海內化際日出

養兵之法與古不侔 祖宗繼承募置增行康定
慶曆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未爭隸軍籍
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
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負歲盜恩
廢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獻聖恭儉憂民
節用內踈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
飾嚴籞池園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
應不
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備欄檻朱綠
之飾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
金明池御座龍船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收同請繕
飾上面諭曰此實無用可撤毀之勿撻費也臣以
斷鏤小碎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願
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願

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
緡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謫誠
為幸哉必欲酌 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
則繫乎岩廊之論非有司之事也臣材策闇短久當
大計雖內自竭盡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
出納之愼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
則不敢懈 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
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羸虧變通損益多
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 皇祐會計
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

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準精要者采
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官
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
大計故特為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為
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
冒瀆 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

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銳能搏噬奇邪也故軍
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
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

為牙中兵武吏為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為衙唐
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
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 國初芟誅
奸雄斂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
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攢呼指爾乃立條
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
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且亦從而小殊
明州漢之鄞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
山聯屬田疇且隘蠹蠹錯出居人皆蘇偷生喜輕
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負雖百有二十貲產視

它郡為瘁典吏乘隙骫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
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為通判官會
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
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
衆以為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司都目
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
者輒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
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

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
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
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
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
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
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
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
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饗富貴真若長者一旦
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世常有之夫不
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

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毀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 啟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子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

少哉而久處未試子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子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螻蟻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志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

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
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湏
史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
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
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
則聖朝獨得已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其暴虎
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狃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
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

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
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
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脩堯舜之義明
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
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
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
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
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臣不為昔者三苗
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
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使君所以

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 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闕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
俠僇勇士務刺擊爭鬪以為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
專遂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
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
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
祀提持飲食器罽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
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
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

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
多以儒臣任之武人剡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安處
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
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
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
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
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
者咸以是而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
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
重之也

送張惣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徧怒竒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歷日召而前頤

指教教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鞠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闕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

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冤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泣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子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

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

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
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
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
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
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
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
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
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
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
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

多不書必竢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
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
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
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
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
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
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
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劭史例曰
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
也蓋不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

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
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
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
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
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
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
傳何釋焉此乃餽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
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尚紀傳
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
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恠不務繁碎明

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
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
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
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
法仍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
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
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
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
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
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

叙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
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
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
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成
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
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
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
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
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
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

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
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
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
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
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谷曰郊廟而下固
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
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
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皇祐四年草具遂
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
備具逮嘉祐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

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
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
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
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
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
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
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
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

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
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
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
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
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
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
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
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
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
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

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
休感發于喜怒時之不吝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
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
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
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
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
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
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
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
也若利內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

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
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
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
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
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
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
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
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
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
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

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
曾未入于曾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
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
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
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
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變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
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
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
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
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

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
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
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
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
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
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
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
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

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寵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閱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

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美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靈軍節度使致仕韓國

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
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
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建中

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

景元年七十

序贈禮

司馬 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
嘗從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
史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
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

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恠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求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求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求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求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

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章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賸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

之可繼也父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
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
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
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
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
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亭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
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
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

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
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
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
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
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
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
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悉
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
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
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

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

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誠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

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子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子子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時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

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感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無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爲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剥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

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
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
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
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
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鐘鼎碑碣之
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
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
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
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
滅幾何也故采其字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

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
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
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
不以吾說而廢否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仲兄郎中字序

列女傳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蘇洵

蘇洵

蘇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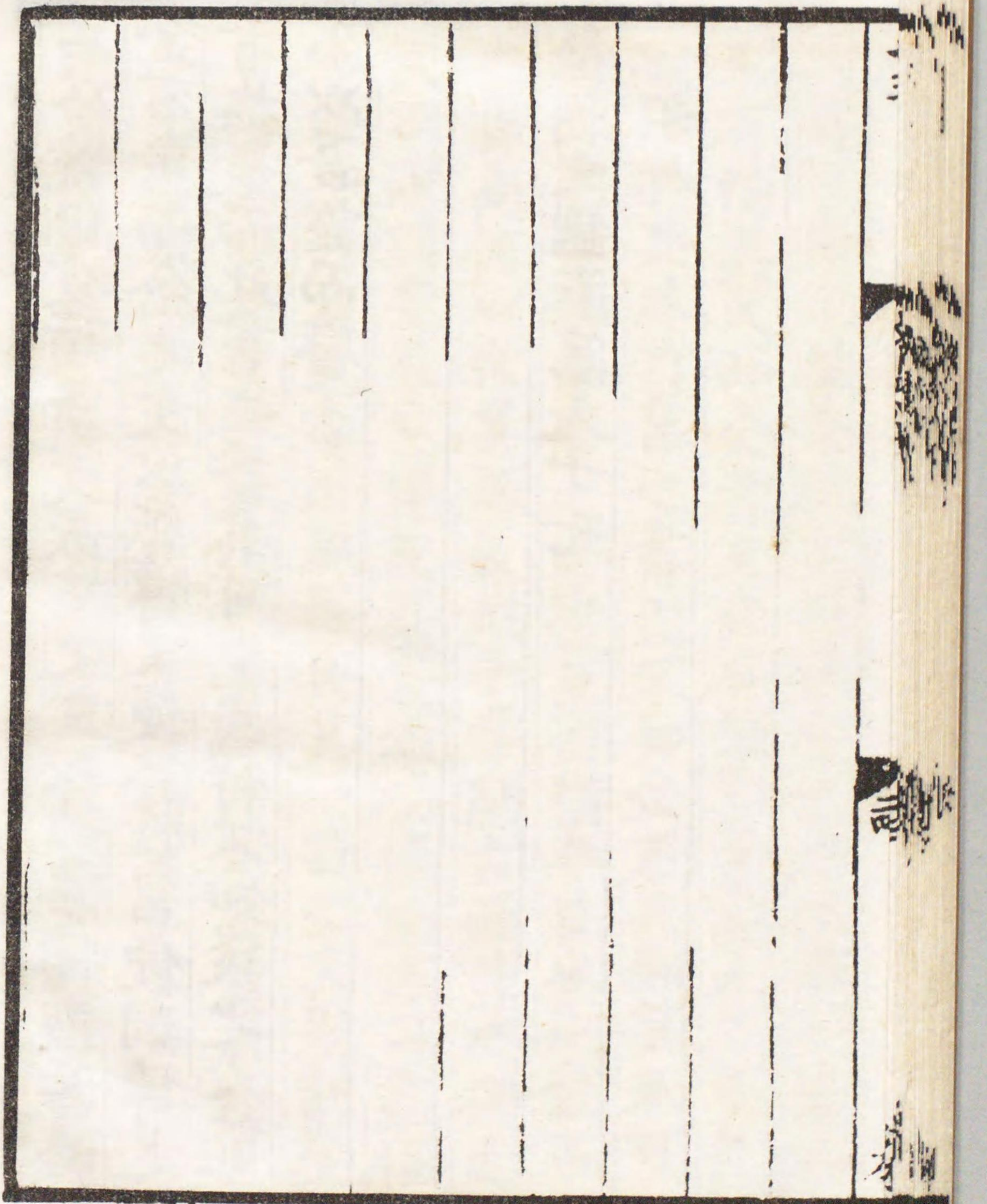
蘇洵

曾鞏

曾鞏

曾鞏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

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表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

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

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慷慨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

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
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
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
則競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
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
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
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
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

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
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
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
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
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
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
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
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
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

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

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

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
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
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
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駑投者如鯉殊狀
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
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
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
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
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
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

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
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
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
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
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
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
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
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

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

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

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闕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

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共首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

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
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字叙曰
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
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
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
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
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
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
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
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

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
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
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
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
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
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利焉而
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

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

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

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
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
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
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
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
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
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
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
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
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

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
之 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
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
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
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
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
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
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
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
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

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
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
爭奪詐為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
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
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
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
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
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
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
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

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
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
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
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
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
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實或析理之
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躋德非常之迹
將聞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杙鬼瑣姦回凶慝之

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

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

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
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
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
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
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
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
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
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彫藻績之變尤
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
之史旣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

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
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
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
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
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
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
千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
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

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 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 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

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衰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 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

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并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躰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

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躰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

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
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
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
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
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
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
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
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
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

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
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
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
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
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子所以懼不至於
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
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
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
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
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

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
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
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九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送江任序

曾鞏

送趙宏序

曾鞏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

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

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
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
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
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
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
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
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
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

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
蛟龍虺蜴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
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
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官廬
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
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
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
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
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
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輿道
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
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
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
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
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
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
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
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宵中矣豈累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
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
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
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馱聞飲聽其人
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
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
爲有餘矣蓋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
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
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

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乎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乎致乎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去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

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
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
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
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
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 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科
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
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
爲未能盡無愧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天淫

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
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手見
古人矣故自序去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 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
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
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
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
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

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御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
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
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
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
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
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
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
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
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
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

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
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
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
顏氏先師究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
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
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
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
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

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其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

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

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程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程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

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
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揚墨蓋以是配
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
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
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
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
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
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
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

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
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
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
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
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
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
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
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
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
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
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
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
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
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
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
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

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
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
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
之賴 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
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
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
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
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
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切惟念國家奄宅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種獫早以面內 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寢以訓備 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龜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叙事冠於篇

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績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使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群臣

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遣之事皆列此信此書於前朝廷所遣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躰範存焉故受之

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齋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需資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卹靡所不至或貨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帥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徒巡鋪界壕

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若鋪塘灤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蓄射獵爲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

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輶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激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畧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卑辭厚禮以誘其衷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

無之至于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
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
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
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
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
爲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
虜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
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
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
徂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

館行可致其存入矣今姑撮其大要概副聖辰經遠
之慮摠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爲上中下謹條事
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
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
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
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
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鋤耜
管枅曰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蚕機杼以成絲

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旗旛旒所以表師師也鼓鼙鐃鐃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戰罔罟畢賢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烏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屨以杖履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王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懇由是而交鼎彝錡釜所

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芴蕈几杖所以佚四躰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

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為異器以啓竒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為淹相見於

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為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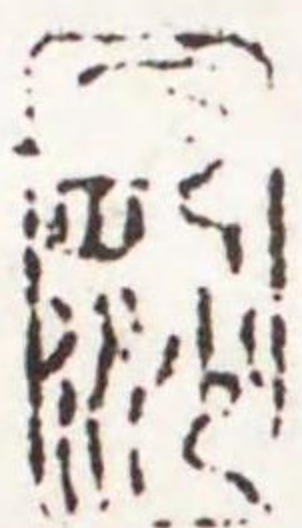
章 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

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
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
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
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
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
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
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
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
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
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

不安其說也命予爲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
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之字然
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於因物以配義者如
曰不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

序

後周書序

良方序

縣法序

易傳序

春秋序

羣居治五經序

送焦千之序

送趙希道序



王

沈

呂

程

程

龔

劉

潘

安國

括

惠卿

頤

頤

鼎臣

攸

興嗣



南豐集序

王震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與之言既

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誦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蓄哉夫以德力行仁

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誦已任人則未始不同
然而君能蓄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
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
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
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
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
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
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
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

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
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
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驚於下者有忠
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
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
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
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
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
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
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

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
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
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
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
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况慨然行先王之
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
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
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

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
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
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
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
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
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
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
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
故常捭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
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

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
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
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
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衆人此
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
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
脉猶懼其差也投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
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
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
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

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者有違飲食喜怒
而飲食喜怒為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
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
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為易知復用為難知世之處
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
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
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
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咳
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漉而無害者有觸
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之於人無似之者此稟

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
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
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
之以棧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
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
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
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
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
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
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論也此處方之難

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
良其柰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蛾雞踰
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
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
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
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
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
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
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
之有良苦風兩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

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
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
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
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
輒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
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
者必目睹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
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觀其驗即謂之
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者其狀
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值云耳篇無次序隨

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久伏待字也

縣法序

呂 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
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
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
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况於為數萬戶之
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
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
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
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

民事者皆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教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

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子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胡本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

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
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
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
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
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
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
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
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

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
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
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
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
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
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
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
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

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平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

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

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祿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傳誦為己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抉剔其詞引為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

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鄴郡陳子堅
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
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一室之中講誦正醇
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
論鏗然其聲既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
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
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詩三百授之以政不
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者誠為穎
愚者發爾善為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聖人
之言為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
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
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
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胥夫盡儒生學
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
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
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
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廨役
釐惠無智貪詐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發為僂辱安

以爲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禘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

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教倉以調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

後幡然改立為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
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

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
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
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
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
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
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
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

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
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
之狂猶騰濶怒濤橫流逆奔吞嗜百川久之勢旋
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涵涌而不知所
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
銷鑠頓挫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
今乃為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
乃俛首低氣視甌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
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吾說則篤
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

迺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曾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慄鷲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令久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日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

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

